二林居集

二林居集卷二十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墓誌

太學生孫君墓志銘

昔我孔子思善人而不得見愀然歎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夫善人者天地之心生民所藉以立命者也其于天下蓋未嘗一日忘然或不幸而無所試即幸而有所試試且效矣卒不能自制其進退存亾之柄而其功要不足以及遠雖然此亦其外焉者爾至其中之所固而存者純純緜緜恆久而不息必生無變于己又況于適然之遇乎若吾里孫君學成斯可以幾于善人矣君平生所學不務空言不

慕功利而一以生人爲心嘗答諸幕府主章奏所至必訪求民間疾苦旣得實若疕瘍在身必速去之爲快其于救荒一事尤竭誠無隱憾乃已退而施之家篤兄弟恤孤寡濟人之難急人之病下至禽鳥魚鼈之屬所贖放以五六百萬計其言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盈天地閒一生機也生機滅則人理息程子言心如穀種穀種者生機之謂也充此心焉遇人而活人遇物而活物是謂心天地之心心天地之心者斯可以立于天地閒矣其自命如此君早歲依伯兄泰岌客廣東巡撫王公幕習刑名算數之學遇疑獄多有平反人莫得奪乾隆十九年客四川布政使明公所明年明公調甘肅君偕行路經成縣縣在萬山中四境離城闊遠歲徵糧二千七百石

民苦運君白明公改折白金民大便之已而明公遷山西巡
撫山西歲以二月徵米供兵餉民多稱貸以應君請出官倉
溢穀抵今春兵餉凡三十八州縣盡改秋徵著爲令民大悅
二十三年客陝西巡撫吳公所延安府屬甘泉宜川延川延
長四縣歲赴府倉輸糧遠者隔四五百里而四縣營兵領餉
者又必詣府倉君請就縣徵糧以供兵餉兵民兩便吳公從
之君凡所興革因民之利度地之宜往往類此矣三十五年
甘肅洊饑赤地千里總督文公延君至省以荒政君所規畫
鉅細畢周文公巡視諸州縣必與君偕君一馬一童徧歷諸
郡落察民之傷劬記歸具便宜以請文公一一行之西人歡
踊慶再生已而文公調四川會金川用兵軍書填委君以勞

得疾乞歸文公有子巡撫山東強君往佐之君策其必敗不半年苦辭去未幾果坐法見誅其後歷主江蘇巡撫吳公閎公最後河南洊饑巡撫畢公延君往君至不兩旬荒政具舉所上奏輒立

報可畢公方倚君如左右手亾何得疾既亟子雲桂在側言不及私唯曰某州縣賑冊有隱漏某處賑粥太稀盍亟飭治握畢公手而屬曰中州民困極矣救荒如救火公其留意公其留意遂瞑畢公哭之慟遣人護其喪以歸其明年秋予方閉關僧舍雲桂具述君本末及畢公所爲君傳款門示予且曰先君之卒也葬有期矣先君與君雖相見之日疏然而相慕之深久矣請志而銘之君之心予固稔知之其仁恕之行

時往來予懷不能釋方翼君益大其所施令天下胥收善人之效而奄忽以歿爲可悲也重以雲桂之請其何忍辭君諱泰濟字學成先世自河南衞輝遷崑山祖諱振再遷于蘇之府城父諱鼎鍾以孝子旌早卒母陸氏亦以節婦旌君事母孝家居失火逼母寢君方寐躍起突煙欻入負母出並得脫客山西時一日忽心悸立馳歸母已前殁矣每五更起長跪柩前呼號自責哀動鄰人晚集經驗方親歷郊野采藥艸爲丹餌施人多奇效其卒以乾隆五十年十一月己巳年六十六配張孺人子一即雲桂孫星煒以乾隆五十二年正月癸酉葬吳縣寶華山之陽銘曰

穀有種善氣充播之殖之碩且豐飫爾孫子無終窮

盧太公墓志銘

紹升年十八中禮部試出餘姚盧先生紹弓之門于時紹升方專攻科舉文而先生獨賞其五策以爲是可與道古者其後紹升治古文因以撥古人所以爲文之本慨然欲求師友于天下聞桑先生弢甫講學濟南通書晉謁桑先生出所爲講義肫肫然以聞道相勖勉紹升退而益自奮盧先生爲桑先生館甥紹升旣從盧先生游因得習聞兩家風義之古先生父盧太公與桑先生交最善妻馮太宜人生盧先生五歲得瘵疾自知不久太宜人雅重桑先生將方議昏姻而未及也聞其來關中門須之入再拜而請曰願以兒子爲託亾何太宜人卒桑先生感其意進盧先生于門授之學遂以女歸

焉已而盧先生登高第入翰林以文章名節重于時蕃太公之教則然亦桑先生有以成之也太公之卒也與馮太宜人合窆于杭州北郭外道古橋先塋之次在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乙丑其後三十年繼室張太宜人亦卒將以五十四年正月丙戌啟壙而祔焉盧先生以志石之文未具遺書紹升命敘而銘之太公諱存心字敬甫其先爲范陽盧氏隨宋南渡慶元中敕封盧氏爲六府其一姚江宣尹府者太公所自出也五世祖臺始遷杭州仁和之東里臺生大繼大繼生元和元和生承芳明季署知建平縣承芳生之翰娶楊宜人生太公太公少穎敏讀書數行俱下家有書數簏桑先生每來就太公談至夕挾兩冊去讀之太公亦夕讀兩冊明夕又更互

讀之。旦相見各舉所得相攷證如數指上紋如道家常纖悉事。輒相與拊掌偁快因名其居曰三益堂已而兩人同補諸生皆弟一太公爲文下筆輒數千言爲詩輒累百韻桑先生亦然有倡必繼繼必務出奇以相勝桑先生語太公曰吾兩人生相得歿當相鄰它日峙雙冢于湖山之畔一題曰

大淸文人盧君之墓一題曰

大淸詩人桑君之墓不亦快乎桑先生素以詩自雄而尤以文推太公故其偁如此已而桑先生自悔其所爲一以躬行爲先務太公嘗應博學宏詞徵弗售晚日益斂晦粥粥若無能者所爲文應手散去烏呼太公之所規則遠矣其爲桑先生友也豈偶然哉太公爲人篤于倫理修長者行躬交子弟

多所推助故人吳紹庭臥病數徒步往候之為處分後事日往反十餘里遂得疾三日而病亟促移居正寢而逝時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既望年六十九以錢唐學廩生歲滿貢太學封儒林郎內閣中書舍人晉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馮太宜人考曰景以古文名康熙中世所傳山公先生者也太宜人歸太公六年卒年二十四生子文弨即盧先生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湖南學政張太宜人生子文韶餘姚縣學生女一適杭州府學生王士銘兩太宜人俱篤修婦道馮既早世張均慶兩子督使勤學持門戶者數十年精心計通醫卜卒年八十九孫九人孫女七人銘曰

不知其人視其友唯桑先生敦厥守太公匹之兩不朽

李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繩字勉百先世自元明間居長洲之莊渠後移居府治以詩禮傳世曾祖諱魁春明季諸生績學厲行以遺民老祖諱汝霖吳學生考諱恕有孝行晚舉鄉飲賓先生年十九補長洲諸生三十舉鄉試五試禮部不第選雲南恩樂知縣甫一載以病乞休大吏留主五華書院又二年而歸歸十餘年而卒年八十一先生早慧年十二即好爲詩沈文慤公見而異之令受業于門既長遂以詩名吳中平生篤于倫紀其見于詩往往忠厚悱惻得風人遺意居父憂著倚廬吟感念劬勞反覆盡意讀者無不淚淋淋下也居常畏遠聲利每以奉先追遠爲急務時述高曾懿行以勖勉後生其素所畜積

然矣。與　先尚書公相友善　公督學浙江招入使院校試
文已而延至家中授紹升科舉業閱二年而紹升幸遂得入
學宮雋春秋二榜先生之教也嘗歷主新昌南明嘉善魏唐
亳州柳湖諸講席及自滇歸復主桐鄉分水書院還家病作
亟絕與門生論說不倦其卒以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
六日明年十二月十一日葬于吳縣西跨塘橋之新阡妻湯
孺人先卒生子五人曾詒天曾賚曾祜俱太學生曾祜爲從
父後曾芬曾藪天女二人一適吳學生沈球一適候選州吏
目蔣瑤孫六人長榮長洲學生天孫女五人其葬也諸孤以
遺命來乞銘銘曰
先生晚而好易。爲易解甚具。蓋已灼知夫進退之幾。死生之

故矣其出也泊然其處也肅然庶乎能安厥止而不遷也其來也適然其去也坦然庶乎能順所受而不逆也我銘以名之知先生亦有取乎斯言也

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徐君墓志銘

乾隆二十七年秋　先尚書公主浙江鄉試楊旣發紹升自家往省方選刻進

御諸文字閱五策獨德淸徐君爲最而君名在十七遂請于尚書公破格刊入試錄因有意君之爲人也其後七年君成進士列一甲弟二授翰林院編修旋直上書房兩充會試同考官記名以御史用年未及艾遽引疾歸侍繼祖母及母終兩世之喪居常撿索遺經孳孳不懈于易書周禮左傳博綜

訓詁精意采獲積三十餘卷旁及歷代史書金石文字河渠算數之學攷鏡得失各有論著合詩文集又三十餘卷烏呼勤矣家居十餘年益薄世味扁其室曰波羅蜜日課金剛般若經集金剛經注二卷復手書是經及法華經各一通晚得風疾閱歲益劇以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考終正寢年六十君諱天柱字擎士先世自餘姚遷于德清五世祖倬康熙中官翰林院侍讀加禮部侍郎銜贈光祿大夫工部尚書高祖元正官工部尚書贈光祿大夫曾祖志華官順天府通判贈奉政大夫貴州道監察御史祖以升官廣東按察使授奉政大夫父開厚官翰林院編修贈奉直大夫君生有異稟年十五補諸生已而父祖相繼即世君力持門戶然日益

嗜學既致身清要人方期以大用而君逡巡引卻會不終日者豈其性異人耶抑所規固不在區區得喪間耶君娶王安人早卒繼程安人子養原太學生次養潛廩生爲叔父後女三一嫁舉人孔廣栻一殤一嫁舉人許蔭培孫三琪琳球孫女一今以乾隆六十年　月　日葬于某原養潛子予壻也來乞銘銘曰

木槿朝榮蜉蝣夕死哀我人斯百年彈指何彼營營嗜進不止夢幻生涯有何足恃覷破前塵頓拋金紫白首窮經孔牆伊邇回向金剛無終無始我作斯銘虛空弄嶲彼岸非遙反求即是

戶部雲南司主事徐君墓志銘

戶部徐君德士旣卒官安人于氏痛喪其夫遂長齋奉佛踰二十年晚而回向西方日夕懇至初撫兄公之子養潛爲後養潛旣長補諸生有子而安人以疾終年五十餘矣子初爲女環擇壻聞安人之賢因以女歸養潛及安人卒後五年其兄公編修亦卒逾年將葬養潛旣爲編修乞予銘墓之文復求銘戶部予與戶部未嘗識而其當官日淺亦罕有名蹟可書然讀編修所爲戶部述其孝友之性有過人者又善屬文試輒高等年二十四舉鄉試又二年成進士試戶部雲南司主事歲滿授本官其卒以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五日年三十二君諱天驥德士其字其家世已見編修墓志者茲弗著予獨念安人遭變別離苦無成代終之效不二又能澡植淨因

藉如來不可思議之力合幽明而等濟之其于存亡得喪之閒可謂能自立者矣然君所以得此于室人者豈偶然哉今以乾隆五十九年　月　日葬君某所以室人祔爰志而銘之曰

嗟露電兮浮生孰撫躬兮心驚純壹志兮西征彌億年兮永貞

婁縣教諭林君墓志銘

昔　先尚書公主紫陽書院講席吳中英俊之士率摳衣問業其閒翹然負異者予往往因其言以識其人要不過三四人而已然此三四人者或不幸早世或累躓科場而其它掇上第彯纓者相踵接類非予意之所存也烏呼雲從龍風

從虎水流溼火就燥氣類相感豈偶然哉林子煋奇予時以舉子課院中其文善自修飭不染塵垢而尤喜晉唐碑帖日夕臨仿遂以書名吳中從游者至百許人予時過其家啜茗評書移晷不倦間出小詞相示清婉有宋人風予以是益有意君之爲人也已而屢試禮部不第就選婁縣教諭別時予爲五言詩贈之不意歲未周而君遂以歿也悲夫君諱番鍾煋奇其字先世自閩 遷蘇之長洲高祖殿臣諸生曾祖棨祖本煐父宗垣君生十一歲而孤其生母周已前歿依太母葉嫡母張兩太孺人以長從同里沈先生德培學沈先生愛其早慧以女妻之年十八補諸生又四年舉鄉試性愷悌族人有親歿不能斂者與之錢爲具棺木同年生歿遺寡妻

貧且病君貸金累鎰周之交友以急告者傾囊與之不足時
出所藏卷軸使質錢爲用久而不歸亦未嘗往索也與人同
行人指所識妓門曰吾故人家也牽之入至中庭君覺其紿
已遽引去或招飮于舟坐有妓君辭以渡登岸脫歸其犪潔
又如此居嘗慨師道放失子弟之率不謹而婦女習爲惰媮
惜禮教無以端本善厥則著師法一編閨範一編外詩詞各
二卷其卒以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五日年三十九子衍潮
諸生次衍原君之卒也諸孤幼久不克葬今將以嘉慶元年
月日窆于竹塢先塋之次衍潮來乞銘銘曰
才則儁辭未揚行則修名未昌蜂衙蟻穴兮何短何長千秋
萬歲兮寂寞爲鄉

顧孺人墓志銘

顧孺人者謝氏之貞女也年十六字于顧君長原未行而君歿孺人年十八訃至泣涕拜母曰兒不能終事母願效死母愀然良久曰俟父歸而議之父有輝長洲名諸生識禮義歸而詔孺人曰輕生非勇也汝能守志足矣孺人曰不歸壻家志不白遂請往入門拜繼姑行廟見禮旣斂成服即位而哭極哀初孺人將行其父母要之曰兒即往不久當還毋離我兩人側則應曰諾顧氏家于尹山而謝氏居城中相去三十里于是卜宅于謝氏宅之西以得朝夕視父母也頃之繼姑憐孺人獨居授之田二十四畝給衣食辭曰婦十指所出足度日吾家兩世喪未葬叔年幼請以爲公田繼姑不得已從

之。已而會田所入佐以私財買地感慈塢。躳營窀穸葬舅姑與其夫而撫叔之子師懋爲己子。乾隆十一年奉
敕旌孺人門建坊十泉街。又十餘年而師懋爲諸生孺人自居夫喪衣布衣長齋奉佛至晚益虔年七十生日師懋欲延賓爲壽不許。尋得疾臥牀月餘忽語師懋曰治後事後三日逝矣至期盥沐令侍者焚香佛前合掌偈西方佛號而終時乾隆二十九年也越八年師懋將奉孺人喪合葬于感慈塢之墓求乞銘銘曰

禮始夫婦則象乾坤反情復性太極之門誰能浚烈斷欲貪根貞一不貳人道始敦稽首覺者光明香雲歸兮極樂白蓮繽紛崇坊特特義盡名尊淸風在世吉哉誰倫

伯嫂繆孺人墓志銘

予少時得晨夕承事我　王母及我　父　母垂十餘年予時　父　母兄嫂下曁諸兄子同堂四世融融然秩秩然謂當長遠相保也無何予年十九而吾　母棄養又明年　王母卒又八年而伯嫂亦卒其間兄女子子亡者一兄子婦之亡者二焉烏呼死喪之威古人戚之矣而予往者乃忽忽不知也伯嫂歿後二年兄子希韓奉吾　父之命將以今十一月甲申奉柩窆于雅宜山麓而乞予言爲之志烏呼予欲志伯嫂而痛不復見吾　母也又痛吾　母亡而伯嫂繼之也伯嫂平居端默行坐中禮節教子寬而有制子長希韓四歲少同塾或師不在予輒南面坐督希韓讀書不率笞之往往

頭面破敗希韓甚苦予然終不敢聞于伯嫂或以告伯嫂伯
嫂亦若弗知也吾　母治家勤未嘗以事逮子婦故自吾
母在時伯嫂得從容歡讌及吾　母卒逾時而哀自是後時
煩懣不自得遂得瘵疾日甚卒不起烏呼死生亦大矣昔之
聖賢慮無不盡心于是夫惟能超生死而後乃能出入乎生
死也今者予始知從事焉而惜乎未及聞于吾　母也而惜
乎未及聞于吾伯嫂也伯嫂姓繆氏先世世居蘇之吳縣曾
祖諱彤官翰林院侍講祖諱曰藻官司經局洗馬父名敦仁
官翰林院庶吉士年十七歸予兄紹謙兄官濟南新城知縣
以
恩封孺人乾隆三十二年八月辛未卒于汝上縣官舍年四

十子男子三希韓希曾希彥女子四一許字毛忠仁未嫁殤孫男子一蘊琨銘曰

謂死可畏而不可逃也謂生可貪而不可保也我爲是銘庶幽泉之皦也

潘太孺人汪氏墓志銘

潘太孺人汪氏者吳處士潘翁晃之妻也以子奕雋官子朝封太孺人年六十有一終于家是爲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辛未至四十五年二月處士卜地于雅宜山之陽葬焉先期奕雋以志銘之文屬諸紹升紹升與奕雋有通家好習聞太孺人懿行爰質書其槩而系之以銘太孺人先世居休寧祖懋琳始遷于蘇州贈朝議大夫廣東司郎中父元任需次州

同知太孺人之相處士也靜而理寬而有則約已而好施其事存也周其奉先也慤其敎子也勤其與人也恕晚而習天竺書樂其道一蔬一盂泊如也性愛藝蕚庭列盆梅數本將終之歲梅不蕚子三人長即奕雋進士官中書舍人署內閣侍讀次奕藻舉人需次中書舍人奕基貢生孫三人世章世顯世輔銘曰

其德修君子仇其容慈孝子思千秋萬歲藏于斯

韓太安人陳氏墓志銘

韓與彭累世有通家好自貞文先生與 高祖長寧府君爲同學友志行相得再傳至補瓢先生與 大人同受知于學使林公結歡衿佩至老不渝兩家子弟時節過從俯仰喬木

誦昔所聞邈然而動周行之慕矣補瓢先生既卽世繼室太安人陳氏以大年考終一日諸孤出太安人述以授紹升曰日月有時將葬矣願子之銘之也紹升謹受述繹之瞿然作曰噫此非獨婦順備也葢有丈夫之器焉使屬在疏逖猶將引而張之而況其密邇者乎謹案太安人諱端敬字玉田先世常孰人父諱汝楫名諸生受業安谿李文貞公嘗以薦與纂周易折中太安人少讀書能詩識大義初從父受內則爲詩曰降德始閨門細大無不備首褱盥漱儀其次及飲食推之養老要求後學女事雖羅數百言著力苦無地不知孝與敬一篇三致意開卷求其端掩卷得其義父母與舅姑卽此可承志年二十一歸補瓢先生先生諱騏早歲補諸生勤學

不一問生產居家教授座客常滿而父聲谷翁晩多病太安人左右無違治閫內外畢周謹先生赴江寧鄉試翁適病瘧太安人遣力急促先生歸或阻之不聽歸五日而翁遽卒先生累試不售不能無怫鬱太安人曰窮達數也學貴知命而已何戚戚爲子是升試順天太安人寄以詩喩以安貧無躁進都人士一時誦之夫學之不講久矣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此古人所勉焉求自盡者而今之士往往難之太安人敦孝敬之實不以得喪攖其天以處己則安以教家則順斯不亦賢乎補瓢先生之殁也既免喪太安人以貞女先生隱德不耀別建祠堂置田五十畝供祀事請于有司爲牒部給祠帖俾子孫世守焉居常遇戚黨恩意周至先生從子暢少

孤太安人子畜之卒得成進士晚好西方之敎日有程課及有疾斷葷血者幣月其日向晨命僕婦具湯拭體顧二子曰吾將去矣頃之遂逝時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十二日年八十以孫對官貤封太安人子鏈歲貢生需次通判是升附監生封儒林郎女適監生程遵義廠哈知州畢楚玉監生蔣會燧孫濤附監生萬雄殤崧廩膳生對以選貢授七品官加一級刑部雲南司行走夢崑殤崟巖孫女五曾孫璐曾孫女一今以四十八年十一月八日與補瓢先生合葬于吳縣香山下場邨繫以銘曰

孰爲去來激然而淨孰爲窮通泊然而定緊豈無爲曰孝與敬履之斯安庶乎知命堂封峩峩湖光若鏡穀詒子孫永保

餘慶

十日讀止非

二林居集卷十一終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事狀三

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魏敏果公事狀

公諱象樞字環極其先江南鳳陽人明永樂初從軍北行以武功顯授明威將軍隨代王之國大同家焉其子孫遷于蔚州數傳至公曾祖諱宦祖諱九經考諱卿官新城主簿兩世並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妣李太夫人生二子公其仲也崇禎十五年膺鄉薦明年入京會試聞大父有疾不及試而歸流賊陷山西鄉士大夫多汙偽命公奉母匿山洞中以免我
朝順治三年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明年改授刑科給事中公

性骨鯁敢言事尤注意于當世人才賢不肖治術得失民生休戚故其所陳說本末瞭然是是而非非必盡意乃止在刑科時上疏言督撫按聽用之官舍太雜道府州縣之胥隸太濫宜加裁汰報可五年轉工科右給事中劾安徽巡撫王懩徇庇受賄事

詔降懩三級用七年轉刑科左給事中八年

世祖親政上疏言

聖政日新聰明日進啟沃之責端賴輔臣

聖躬宜慎起居不當輕出間有臨幸輔臣宜隨侍法從因事

內規以盡保傅之責更請妙選儒臣置諸左右備顧問注起居報聞又因災變陳言語侵用事大臣甚切下部院科道議

左給事例不與議公固以請許之公與諸大臣抗辯是非無少詘在廷者多側目公獨大學士范文肅公心識之曰直哉此我國家任事之臣也其後遇有構公者輒于衆中剖析之卒得自白文肅去位而公亦不能安其職矣時有司有以私徵坐舉者公上疏極陳其弊請飭州縣各依易知單造格眼冊注明人戶姓名糧銀款目及錙徵實數呈大吏覈驗印發開徵又請定藩司會計之法立內外官治事之限皆報可九年轉吏科都給事中十年大計上疏言言官糾拾之例宜復雖失實不當反坐下部議著爲令時言官吳拜吳達以言事得罪公疏言

皇上以開言路爲心向來言有可行者未嘗不采其言言有

不可行者亦未嘗輕棄其人所以滿漢諸臣大作敢言之氣近日乃有一言不當問擬大辟者誠恐言路諸臣明知言者得辠不言者無辠以惴惴畏辠之心結成鬱鬱緘口之象亦言路之大可慮也夫人臣之辠莫大于懷偏私內賄賂若一言不當遽擬重辟何以處貪贓壞法挾怨報仇者臣謂失言之辠莫過溺職宜下吏部以考功之法處之貪贓壞法挾怨報仇是爲不法乃下刑部以司寇之法辠之如是則法紀當職業明矣

詔下部知之因奏白順治四年糾拾被讁吏科給事中劉揵冤得

旨復職是年九卿科道會議總兵官任珍落職怨望辠大學

士陳名夏等漢官二十八人別爲一議章下所司科臣坐徇
黨擬流宥
旨但予降罰留原任公供職如故明年大學士甯完我疏列
陳名夏罪狀辭連公初公設劾司官錢受祺擅委中軍部議
降級名夏駁改罰俸至是謂公與名夏子婦家牛射斗爲姻
親名夏用是黨護及逮問公實不識射斗遂免議旋有
旨以名夏父子濟惡言官不先事奏發六科之長皆鐫秩一
級降公詹事府主簿稍遷光祿寺丞十六年以母老乞歸康
熙十一年母憂服除用大學士馮文毅薦授貴州道監察御
史滿歲晉四品京秩仍掌御史屢有陳奏請申督撫互糾之
令以懲貪旌廉吏以誓治停正月開征以蘇民困修禮書以

一風俗加奉祿以厚廉恥下部議頗見施行尋遷左僉都御史明年二月遷順天府尹四月轉大理寺卿七月擢戶部右侍郎十二月轉左侍郎會西南用兵上籌餉三疏一確審覈直以清浮冒一嚴覈關稅以防侵漁一慎用藩司以清錢糧

聖祖然其言十七年授左都御史上疏言

國家之根本在百姓百姓之安危在督撫顧諸臣爲百姓留膏血爲

國家培元氣臣不敢不爲

朝廷正紀綱爲臣子厲名節

詔以其言宣示中外公自初爲言官即以進賢退不肖自任及後再起益嚮用自任亦益力順治中御史郝浴巡按四川

疏劾吳三桂驕橫狀三桂奏辯浴坐事流盛京及三桂反公三疏白其冤卒以原官召嘉定知縣陸隴其治行弟一以盜案詿誤公復三疏薦之仍起知靈壽縣會
詔舉博學鴻儒公以畢振姬湯斌等五人應先後所薦王天鑑宋文運高珩達哈塔蕭維豫張沐于成龍等並有名蹟海內推爲知人其掌都察時劾鎮江知府劉鼎絳州知州曹廷兪貪酷皐奏學道賢者勞之辨邵嘉參劣者盧元培程汝璞
詔用其言或遷或斥大小之吏肅然驚動矣會磨勘順天鄉試卷陳科場八弊請設內簾監試御史以重關防又陳學政六弊請據爲三年考覈之實下廷議並著爲令明年春二月內擬奏對畢

聖祖賜御書又特書清愼勤三字以賜

諭曰以爾居官克稱此三言故以賜爾頭之遷刑部尚書公言臣忝任風紀職多未盡敢援漢臣汲黯自請爲郎故事辭新命仍見所領職冀得拾遺補闕從之仍加刑部尚書銜其年七月京師地震時大學士索額圖明珠方樹黨招權利廷臣莫敢言公奏言地臣道也臣失職則地反常臣總憲綱咎實在臣願賜罷斥

聖祖立召見公伏地流涕言時政闕失乃索額圖明珠挾私市權所致乞重譴二人以消天變

聖祖尋下詔切責諸臣令勉圖省改二人皆惕息十九年仍授刑部尚書公在職持守不撓嘗言刑所以遏惡也惡者衰

善者遂矣骫法以縱姦善者奚勸焉書曰玆用不犯于有司恃吾有不可犯之法耳尋

命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輔還報稱

旨二十三年以病乞休許之比行命三入朝賜

御書寒松堂額及古北口詩一卷寵其歸二十五年卒於家年七十一自公密奏索明二人辠明年秋索額圖致政二十七年春明珠為僉都御史郭琇所劾去政府至四十五年春

聖祖始以公面對語諭羣臣二人之卒見屏者公最先有以發之也公平生好讀先儒書其于義理之學鑽研不倦與蘇門孫鍾元二曲李中孚及湯睢諸公俱通書論學所著有儒宗錄知言錄寒松堂集數十卷居官廉餽遺無敢及門其以

薦起也度在外無以自給不欲出有李恆岳者其妻兄弟也謂曰子在京師日費幾何曰日得一金足矣恆岳曰然則吾能任之子果出而有濟于世吾何憂焉公遂行終公在官無內顧憂者恆岳力也比歸老門庭蕭然獨增書數百卷而已

公之卒也

賜祭葬如禮諡敏果雍正八年入賢良祠

聖祖敕諭與松堂集作亭文編修園集陸清獻年譜望谿未刻稿

故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李文襄公事狀

公諱之芳字鄴園其先眞定瑯強人徙濟南武定曾祖諱鮮祖諱登雲父諱才望三世俱贈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公貌修

偉美鬚髯自少落落有大志長益練習世故沈幾善謀遇大
利害不震不撓明崇禎十五年舉鄉試入
本朝順治四年成進士授金華推官決判如流會知縣缺官
公剛日理府事柔日理縣事謝請託摧豪彊撫流亡雪冤獄
御史按部當慮囚公不攜案牘口占獄情纖悉畢具御史以
是服其能方修賦役全書一以屬公書成達部以卓異薦十
一年入爲刑部廣東司主事遷山西司員外郎與修
大清律遷湖廣司郎中先是六部設啟心郎總理諸司班侍
郎下至是省不設而刑部案牘繁無所統且冗不治尚
書倚公才請令總理十四司如啟心郎十五年改廣西道監
察御史時州縣額征錢糧多委里戶收解即責令供應官府

當之者家立破公切論其弊請立官收官解之法又言外省大吏輕委屬官巡歷州縣借名查勘陰肆侵漁並行禁革俱下部議行十七年改掌陝西道巡按山西時方遣滿州曹官清核逋欠有司多悉索以待公移牒所屬毋許苛斂及私通賄賂令下皆斂手奉法明年以停止巡按撤還康熙元年乞假歸明年入

朝掌湖廣道五年春旗人以所占畿地多瘠下請易宅地有

旨遣官查勘公上言農功伊始不宜擾以官事

報聞其年秋奉

命巡視浙江鹽課到官三日集諸商立發引目省商人規例銀十餘萬兩劾商人汪仲玹等朋比作姦方按治仲玹走京

師監給事中汪之洙所參再疏劾之之洙坐免還掌河南道事八年

聖祖既親政公上疏請甄別督撫大吏又言自順治十八年後輔政大臣始自內直移居外署各官所進本章必待次日詳看且進呈止有學士而大學士顧反不與甚非設官立法之初意宜令大學士仍在內直詳看本章即日票擬公同進呈以杜任意更改之弊俱

報聞下所司知之又言捕限緝盜處分太重有司往往諱盜或誣良爲盜宜酌復舊例下部議行九年升四品掌河南道如故上疏論吏部考功條例日繁外官參罰處分日甚一日即以罰奉論有莅任一二年罰奉至十餘年者俯仰無藉勢

必取之于民。故貪吏常多而不可禁。且例之所在。不問賢不肖。而但繩之以法。雖廉能之品。一遇細故。亦多詿誤以去。賢者不可多得。來者不必盡賢。徒病民而害政。將焉用之。況例繁則難循。輕重之間。權歸胥吏。黷貨舞文。何所不至。宜照順治中舊例。其因公詿誤者。但令戴罪供職。考功新例。槩令刪除。下所司知之。論大學士魏裔介以其子嘉蒙混得廕。下吏部問狀。以所劾有因。議裔介削級罰俸。

詔原之。十一年。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再請寬罰俸處分。尋奉

命之浙江。勘杭常巡鹽二御史獄。還遷吏部右侍郎。十二年。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江。其年冬。吳

三桂據雲南反明年春飭所屬嚴海備疏請增設督提二標及諸鎮協營兵亾何耿精忠亦據福州反三月報至亟與將軍圖喇會議令副都統吳申提督石調聲統滿漢兵一千中軍副將王廷梅統督標兵一千赴衢州扼僊霞常山兩路諜金華嚴紹興嘉興湖五營兵二千三百赴衢協防其溫處及沿海諸要害飭諸將集重兵爲備遂上疏請

敕江南滿漢兵集界上資聲援調江西重兵守鉛山玉山以堵賊並請速發大兵克期援勦

聖祖乃命都統賴塔爲平南將軍統兵至副都統喇哈達領江寧兵赴杭代圖喇公因請給官兵行糧馬匹設援勦三營申嚴軍令散家財募士五百以益兵五月與平南移駐衢州

時偽將軍馬九玉曾養性等出僊霞關陷常山江山開化遂州總兵祖宏勳反應賊台嚴紹興金華諸屬縣土賊四起據城爲寇賊遂陷處州分兵寇徽州及江西諸州縣七月賊兵數萬犯衢州時大兵分路拒賊在衢者僅三千餘人公與平南誓師水亭門統諸將軍于阬西賊空壁出戰良久退入壁公揮兵疾攻之賊復開壁出礮聲振天矢石如雨或勸公少避公叱之曰我若貪生誰不惜死敢言退者斬督戰益力賊敗遁斬守備程龍以徇以其怯于戰也翼日進兵壓賊壘賊氣懾不敢出一夕拔寨遁時賊衆自處州犯金華副都統吳申進破之禽偽都督嚴標嚴州副將鮑虎破賊于壽昌復其城八月遣總兵李榮剿賊于金華斬首千餘級禽百五十人

焚其木城副將鮑虎破賊五營復淳安總兵李榮破賊于義烏復其城進復東陽參將洪起元等破賊于樊江復嵊諸暨衢州兵破賊于石梁及大溝原陳斬三千人十一月賊自常山及淸湖江山分眾向衢州連營三十里次于湖谿處州賊復自東南來會公遣總兵王廷梅參將范應元等與滿兵分路迓賊大敗之追奔二十餘里陳斬萬餘人時賊復先後犯金華欲斷我兵餉道李榮等復累敗之賊大蹙降者踵繼榮嘗爲總兵失官公所舉以統援勦兵者也是歲奉命大將軍康親王至金華寧海將軍傅喇塔至台州分兵勦禦復龍游黃巖諸縣十四年二月破賊于衢南黃壇口李榮等進兵會副都統喇哈達復永康縉雲遂克處州四月復宣平破賊于

龍游斬偽總兵繆國英五月偽將軍馬九玉犯衢州會大雨我兵猝乘之破賊于前嶺追至南唐萬青嶺斬偽官數人八月馬九玉遣兵屯衢北元口山截我餉道我兵夜擊之焚其木城賊遁再敗之河西十五年三月將軍傅喇嗒大破賊于溫州曾養性遁副將武榮洪起元破賊于開化復其城時溫處餘賊未殄而馬九玉亦守河西扼入閩要路別駐兵大谿山通餽餉公謂河西賊破則諸路瓦解閩可計日下欲從閩道絕其餽餉顧以兵力不足請調江南防海兵以濟

朝議不可六月康親王統兵至衢州公大喜曰賊平矣請于王夜發兵斷賊餉道破之大谿灘復江山馬九玉則大懼棄營走公別遣兵徇常山絕其援于是平南與喇哈達李榮等

進兵取僊霞關僞副將金應虎以其屬降遂入杉關康親王繼進臨行公啟曰王但飭諸軍勿虜掠卽長驅入福州兵不血刃矣公仍駐衢州遣兵分勦餘賊復開化及常山亟疏請敕江南江西兵合勦諸逋賊九月復雲和松陽龍泉十月復玉山遂復景寧遂昌慶元及閩之松谿政和是月康親王抵福州耿精忠降時賊將曾養性祖宏勳俱就撫浙東諸州縣悉平而江西諸賊多阻險自固僞總兵馬鵬據德興白沙關尤桀驁公遣兵進勦焚木城六破柵十三禽鵬斬之前後降僞官六千二百餘人眾至十六萬初公在杭州與駐防將軍約爲兄弟及聞警語將軍曰時之安危視民心向背欲固民心者勿以兵病民可矣吾與將軍約儻有犯令者自將軍卽

按法治辠使知吾等不縱兵以毒民則民心固而兵亦戢守則固戰則克誰能禦之將軍許諾未幾滿兵有犯法者公升堂發令箭詣將軍縛兵至治之百姓觀者悉歡躍府次富陽一卒與賣菜傭競立鞭之嗣是滿漢兵莫敢不奉法方出兵時諸將或言資裝未辦卽出數百金爲助前後支餉犒軍恤死傷者費不訾已而無所抵悉家財以償而家且破矣其在軍與將軍及諸佐領推誠相結有事必合謀而后行有白事者雖小校必引至帳前俾得人盡其意戰罷覈功舉行賞罰鮮不服者以故能成功一日與將軍坐一山從者才十許人俄而山前忽蟻集可一二千人涌而上將軍色變公徐起前曰汝兵邪亦有所苦邪試言之衆跪而言曰吾等往日私通

賊受吳耿兩家劄付觀成敗為去就今公視吾等如骨肉吾安忍背公敢納劄付以自明願為公奮必殺賊公曰汝能如是郎忠義好男子也悉焚其劄付犒而遣之賊平論功加三級進兵部侍郎再加兵部尚書上疏請蠲被兵州縣錢糧略言金衢嚴處溫台諸處悉已恢復百萬生靈獲出湯火但陷賊三載家資盡于考掠田廬化為邱墟未絕殘黎復遭疫癘臣惟

國家討逆靖亂總為急救生民今此鳩形鵠面之子遺皆昔日辦賦輸糧之赤子若不及今延其喘息必至將來有土無人請將康熙十五六年一切錢糧槩行蠲免仍照墾荒法分給牛種寬以三年之限照例起科以昭大信于天下疏四上

得請又請牽復被兵州縣有司考成降黜者竝軫卹災難諸臣陳亾將士下部議行十七年海賊朱天貴等入犯內地公飭諸將分兵防禦敗之廟嶺湖復敗之溫州進剿江西餘賊于玉山子午口敗之復敗之八僊洞毀其巢十九年疏請練戰船與福建水師入海會剿尋敗賊于孝順洋斬二千餘人降僞官百八十人兵二千餘人先是民有陷賊來歸者爲建茅屋二千餘間別男女居之給以食又命屬官于入閩通衢設粥食飢民凡五年全活無算河西賊退輩吏獲居人謂其從賊也請誅之公曰彼守土勿去良民也盡釋之我師復溫台處諸府旗將多掠平民爲奴婢公勸止之不能得乃倡僚屬竝璩諸富人各捐金贖之至十八年春地震求言復上疏

極論其事請

敕諸將各還所掠爲廷議所格幾得辠二十年秋班師還杭州在軍九年大小一百四十餘戰堅守賊衝有進無退卒成恢復功皆公本謀也二十一年冬召入爲兵部尚書杭衢二州皆爲公立生祠二十三年轉吏部尚書乞休不許敘前功世襲拖沙喇哈番時議停捐內人授官公曰若大信何得已

二十六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明年得

旨致仕三十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家年七十三

詔禮部議䘏遣官致祭立碑墓道謚文襄新城王文簡嘗論公謂忠勇智三公實兼之安谿李文貞言泣浙江者前有范覲公後有李鄰園士民至今偁之鄰園之才優于覲公吾嘗

試之而信非以成敗論也李文襄公年譜臺諫奏議督師奏疏金夢徵獻略榕郡語錄帶經堂集憺園集存研樓集

十一日讀止非

[illegible]集卷十二 終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事狀

故中憲大夫工部尚書湯文正公事狀

公諱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高祖諱易官岷州守備曾祖諱希范官趙城縣丞祖諱敵父諱祖契俱學生祖契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明末流賊陷州城母趙氏被執不屈死公從父避兵南下寓衢州順治二年大兵定江南始還里公少端謹比長博通羣籍尤好宋諸大儒書五年舉鄉薦明年登會試榜又三年成進士選宏文院庶吉士十一年授國史院檢討十二年春應

詔陳言請廣搜先代遺書及明末殉難諸臣事蹟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于元至正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竝列丁好禮普顏不學之義。我
朝順治元年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致命者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于萬世事下所司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公誇獎抗逆之人擬
旨嚴飭
世祖心是公言召至南院溫語久之秋
詔選翰林科道十八人加一級外轉以公爲陝西潼關兵備道大兵下滇蜀關中當孔道軍所過頗驕橫民多竄匿公隨方調遣過者悉斂手就約束于是設保甲行鄉約建義倉立

社學不三年流民復業者數千戶歲旱無麥而春夏兵餉例
支麥麥價浮于穀公請發倉穀以代軍帥不可曰如是兵且
變公曰民且飢亦獨能不變乎兵有變吾自任之卽與兵約
今與汝穀明年將補償若麥而若以穀還官兵皆帖然曰願
如令于是關西數千里麥征悉停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轄
贛南二府李玉廷者明舊將以所部萬人入雩都山爲寇公
移書約降之會海寇鄭成功犯江寧陰通玉廷公獲成功諜
白巡撫斬之度玉廷且犯南安卽移兵爲備玉廷至卻走之
復請兵分守要害扼其去路數月玉廷就禽尋移疾歸里丁
父憂服除謁夏峯孫徵君受其學歸而與諸學者爲志學會
講求體察日益完粹公之論學首嚴義利之辨以爲君子小

以無它喻義與喻利而已矣平天下之道無它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而已矣故其在官無取于屬吏屬吏亦不敢取于民上官知其然其于公也亦無取焉又嘗論官無尊卑爲一官即盡一職便是位天地育萬物不過如此以是行于己亦以是勉于人視人如己視民事如家事獎善而遏惡損己以益下是故賢者信其心不肖者亦服從其教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都御史魏敏果公副都御史金鋐俱以公應

詔召試一等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明年爲明史總裁官直經筵

纂修

太宗

世祖聖訓選左春坊左庶子公為講官每進講先一日齋肅

潛思經義務積誠以動

上嘗言君心正則天下治如天樞之運衆星為講官須于此處著力二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大清會典副總裁官河南災閣臣議遣官往勘公曰無益也使者所至苛擾實甚州縣一聞遣使輒輟耕以待勘是再荒也不如令有司自勘良便已而河南果畏勘災諱者過半給事中任辰旦議巡狩封禪事大學士擬

旨切責公曰給事言是李沆曰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相公獨不以為慮乎或議改法令公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不此之懲區區之法何足恃乎在閣凡四月所言雖不盡用

然莫不敬而憚之六月江寧巡撫缺九卿會推學士孫在豐
浙江布政使石林
聖祖諭大學士曰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前典試
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寧巡撫頻行
諭以江蘇風俗奢靡爾其潔己率屬加意化導俾革心易慮
賜御書三鞍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兩其年冬抵蘇州會
聖祖南巡迎
駕至江寧
聖祖命回蘇治事蘇城道狹總督將毀民居廣馳道公曰如
此則數萬人無所安息非
主上勤民意也遽止之

鶴反送至江寧而還于是莅耗羨禁私派清漕政汰蠹役行
保甲革鹽商匣費自總督以下皆相傳戒不得受所屬餽遺
京朝官使過者毋敢有指索所部肅然蘇松向苦賦重積欠
甚多而江北諸州縣地瘠薄又屢被水旱公以爲民氣未蘇
教化未易行也于是奏免淮揚水淹地賦請緩蘇松積欠爲
分年帶征俱下部議行又請蠲十八年十九年災欠請除邳
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極陳蘇松浮
糧之困請量行酌減二十四年秋淮揚徐三府復被水公條
列蠲賑事宜以
聞借布政使庫金五萬告糴江西湖廣不旋
詔下遣官遽行是年米價大平謂善民俗莫先于興學益廣

社學之制命城內外及鄉鎮二百家以上皆設學鄉之子弟就學者稟之擇諸生中賢者爲之師月會明倫堂講孝經小學復爲期集士民講

上諭十六條皆身莅之禁婦女毋游觀胥吏倡優毋得衣裘帛斷坊刻淫詞小說諸無賴爲民害者及借端煽誘者悉痛除之上方山有祠曰五通禱賽甚盛神橫而好淫公取其像投諸湖其祀遂絶公自奉澹泊脫粟虀豆與賓友共之治文書率常至四鼓日中始一食或勸以少休慨然曰君命即天命也日監在茲敢自暇逸乎察吏嚴劾府縣官趙祿星張萬壽等八人貪酷舉罷之舉廉能知縣劉滋郭琇二人以積欠未完格于部議

聖祖特破例用之居二年吏治日清民俗丕變時大學士明

珠方樹黨招權利引前江寧巡撫余國柱爲戸部尚書先後

餉漕及緩征以部費爲名索金累巨萬布政使屢以爲言公

弗許及大計兩司治行有所需憚公不敢發遂徒手入京以

是諸要人皆不便公所爲會

皇太子出閣或言輔導太子非公不可二十五年春

聖祖遂下詔以公爲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公去蘇士民遮

塞衢道不得行公以前論淨權事屈于

廷議因示諭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國柱與明珠謀聞于

上謂公市恩旣至充經筵講官並充太子講官進講東宮首

陳大學財聚民散之義

聖祖聞謂
皇太子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天下一統散將安之試問
之公對曰土崩之勢甚于瓦解秦隋以來迄于勝國末流之
禍可毋懲乎
聖祖諒其忠亦弗責也二十六年五月不雨
聖祖命閣臣召問九卿興革事宜公言民間舂稅力弗能堪
宜復夏秋兩稅又言蘆課徵銅銅不常有仍聽輸銀便余國
柱遽起拄公曰公欲變此法俟國柱去戶部求晚也會
詔求直言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極論時事語侵執政御史衛
式王劾漢臣摭拾浮詞欺世盜名請逮治下內閣九卿議時
國柱已為大學士明珠內憚議與國柱等因服待學大學士

王熙笑曰市兒妄言立斬之畢矣公後至國柱以兩議符公曰彼應
詔言事爾何辜且所言早諭教崇節儉定施行大臣不言小臣言之我輩當自省于是大學士勒德洪吏部尚書達哈嗒皆如公議明珠入國柱匭其後而與之語已而漢臣免議尋
詔公與達哈嗒少詹事耿介輔導
皇太子公以疾辭國柱傳
旨詰責並問公當會議時何以有慚對輩漢臣語公引咎乞加處分于是左都御史璙丹王鴻緒副都御史徐元珙鄭重等並疏劾公且追論公去蘇時巧飾文告沽名干譽時耿介方以疾乞休介公所薦也于是詹事　　少詹事舒淑開晉

布翁叔元劾介詐疾并劾公不當薦介而達哈嗒獨上疏請
與斌介同罷並下部察議當革職
聖祖命公與達哈塔俱降級留任而獨聽介去公適聞繼母
疾乞歸省
聖祖手詔慰留忌者意未已宣言
上將隸公旗下或勸公委曲諸公間以自解公曰六十老翁
尚何求吾安之矣或又勸公發忌者陰事以紓禍公曰老母
在未敢以此試也九月有疾
敕御醫就視改工部尚書九卿有會議事公以入講不至復
為科道所劾部議降二級留任如故十月疾少閒屬有興作
度才通州歸得寒疾夜半氣逆上遂卒先是語人曰吾數月

求心無一綫放逸得力淺于平時臨終戒子溥曰孟子言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擴此眞心眞心時時發見久之可上達天德若徒襲取于外終爲鄉原無益也卒年六十一

聖祖遣學士多奇翁叔元奠茶酒

命馳驛歸以尚書禮祭葬陝西江西江南諸大吏並采衆議

請以公入名宦祠

報可雍正十一年

詔入賢良祠乾隆元年追謚文正所著雜學編潛庵文集行于世子四人溥濬沆準公之學不立門戶不矜口辯嘗論朱子之學流而爲誦說其失也支王子之學流而爲虛無其失

也蕩去短取長補偏救弊要以躬行心得為本若乃黨同伐異終日喧呶自以為閑道闢邪不知其去道也日遠烏呼公之用心可謂公而篤矣夫其內省也密故未嘗騖于外其自任也重故未嘗足于中其仁于民物也誠故其出也上孚而下應其服習于天德也孰故歷夷險遘常變灑然而不繫安然而不遷古之所謂大人者非公其誰與昔 曾大父侍講公嘗侍公几席平生奉公為師法輯公遺書板行南方紹升讀公書慕公久顧前輩所撰諸碑誌頗未悉本末爰次公遺言行采其犖犖大者為之狀如右湯子遺書并附錄堯峯文鈔西溟文鈔望谿未刻稾

史館雜錄

故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熊文端公事狀

公諱賜履字青岳湖北孝感人順治十四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康熙二年遷國子監司業四年遷宏文院侍讀六年五月

聖祖詔臣工直陳政事得失公于是上書曰臣荆楚鄙儒猥

蒙

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繼荷

皇上殊恩累遷今職

兩朝知遇高厚難名中夜捫衷汗流浹背伏念臣自幼讀書辨志竊以聖賢爲師數年以來恭遇

皇上高拱深居經筵未舉匭匭獻納徽忱無由上達且以出位陳辭典制有禁因循緘默尸素到今臣之辠也亦臣之分

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虛己下詢采及芻蕘此正微賤小
臣圖報涓埃之日也謹仰遵
明詔殫竭愚衷惟
皇上留神省覽伏讀
詔書有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可軫
念或因官吏貪酷浚削民生或因法制未便致民失業烏呼
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
皇上此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夫民生今日其困苦亦孔亟
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彫弊愈甚日言軫卹而創痍不起日言
招集言蠲免而流亡滿目逋欠浸多近而畿甸遠而各省流

離瑣尾所在皆然遡厥由來惟是官吏之割剝徭賦之繁重有以致之誠有如

聖諭所云者蓋小民水耕火耨終歲勤勞僅足以贍給俯仰而夏稅秋糧朝催暮督賣絲糶穀十室九空私派倍于官征雜項浮于正額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浚刻剝膚及髓一有不應卽已顛頓呼號于捶撻敲朴之下而無能安其室家井廬之樂哀此小民正使年孰歲稔尚難保須臾之命一旦水旱頻仍饑饉見告其不轉徙流亾塡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蠲賑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罹其瘠强者斬木揭竿弱者析骸易子此理勢所必至者鳥呼此固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可憂者也雖然此

不獨守令之過也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朝廷之于守令方責之以廉而上官勢欽之以貪皇上固授以養民之職而上官自誘以厲民之行今日之爲守令者亦甚難矣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得不貪表有影原有流此又理勢之必然者也今之爲督撫者求所謂精白乃心爲國家安輯地方愛養黎庶者臣不敢謂無其人猥是國家以全省民命舉而付託于其身畀以察吏安民之權屬以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爲不隆而任之不爲不重矣乃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壞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興利除害而一利未行一害未去不可不謂之上負

朝廷下負生靈矣大抵有司之職業在地方而上官之激勸在舉劾年來督撫之所薦揚者果小民之戴爲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劾爲貪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責爲能而不問其慈惠以催科爲政而不問其撫綏以貪緣之巧拙爲優劣而不問其材幹之長短以禮節之厚薄爲殿最而不論其品誼之高下此風一倡爭相效尤交婚互結牢不可破是以數年以來旱澇時聞災沴載道而此輩與金饌玉莫宴朝歌恬焉不知有困窮疾苦之足念在此輩不過爲一時之利梯一已之貪欲而不知其斂怨聚愁爲國家釀此不解之毒在廷諸臣習爲瞻徇務相容隱不肯舉發其貪惡之迹以告

皇上問有一二指名細參者亦東過淡寫輕描微示其意而
皇上亦豈得洞悉其蠹國養姦構虐殃民之實狀故此輩得以久竊威權爲壟斷之長計而無辜赤子顛連莫告者正未知何日有再生之地也伏乞
皇上將見任督撫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其貪汙不肖者立賜黜退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後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清正望重才優如古大臣其人者
敕下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撫之優劣則督撫得其人監司自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令亦得其人自然兼者

勸貪者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不此之計曰倣倣爲言計吏言安民言舉劾言錙賑終不過空文故套美人聽聞豪無補于吏治民生之實事何則任之非其人行之失其意雖周官周禮祗足爲厲民禍世之具而已此

聖諭之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内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枉乎

朝廷而已

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傚九土之觀瞻于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閒今

朝廷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至重且大者言之一曰

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斟酌損益著為百世不易之令模遠之子孫率由無變亂之患近之臣民遵守無叢脞之虞三代盛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惟休也我

國家所用章程一匯勝朝之舊雖其事極弊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謬苟且因仍不聞略加整頓去其太甚而急功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為更變于其閒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滋暗伏不知所以為之計朝舉夕罷旋罷而旋舉甲張乙弛倏弛而倏張

王言屢褻朝政滋煩議論日多成功絶少此時事之最當講究者也伏乞

皇上敕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
國家制度文爲詳愼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允當勒爲會典著爲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億萬年無疆之基業在此矣一曰職業極其墮窳而士氣因之日靡也
國家之設官也滿漢相制堂屬相維使事無偏畸責無它委近見各衙門大小臣工大率以意見爲嫌疑爲推委明知其事之必不可行而不以爲否明知其事之必不可不行而不以爲是緘默瞻顧而姦人猾胥因得以舞文弄法偸換手眼比年以來此風尤甚外託老成愼重之名內懷持祿養交之念憂憤者謂之疏狂建白者目爲浮躁廉靜者府爲嬌激端

方者詆為迂腐間有修身體道讀書窮理之士則羣指為道學之人而誹笑之排擯之勢不至于禁錮其終身而不已此識者所為深憂永歎而不能不為世道之慼也伏乞

皇上立振頹風作興士氣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意任事化情面為肝膽轉推委為擔當是曰是非曰非可則可否則否漢官勿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官宰執盡心論思勿以唯諾為休容臺諫極力糾繩勿以鉗結為將順則職業修舉而官箴日肅士氣日奮矣一曰學校極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宋儒程顥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又曰三代養賢為本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明乎學校為賢才之藪教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根柢也今者庠序之教廢焉不

講矣師道不立經訓不明士子伏案呻唫惟是揣摩舉業以為弋科名攫富貴之具絕不知讀書講學求聖賢理道之歸即號為高明有志者又或汎濫于百家沈淪于二氏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斯道之淪晦未有甚于此時者矣伏乞
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畿輔則責成學院各省則責成學道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經語孟之書不得讀非濂雒關閩之傳不得講扶持正教俐去從前浮薄偏曲之陋習與空虛荒誕之邪說而又舉行貢監之法令于士子中擇其志趣端卓英俊可造者縣學一人州學二人郡學三人貢之
國雝寬其館舍以居之豐其廩餼以養之廷臣中有老師宿儒如宋胡瑗元許衡其人者特簡一二人使司成均主教導

日進諸生而陶淑造就之。其道必本于人倫。達乎天德。其教自洒掃應對以致于義精仁熟。漸摩誘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才就。司成次其優劣等第。彙送吏部。量其才之大小。學之淺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至于山林高蹈之士。有經明行修德業完備者。仍請
敕下地方官悉心咨訪。據實奏聞。優禮延聘。加意褒崇。以爲士習人心之勸。則道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一曰風俗極其僭濫。而禮制因之日壞也。禮者聖王所以節性防淫而維係人心者也。小民至無知也。其氣易勝。其情易流。勝者每至不可禦。流者常至不可遏。其不至于横潰四出者。由有禮教持之于先。又有法制繩之于後也。臣觀今日風俗。其奢

侈踰越不可殫述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靡終歲之糧輿隷被貴介之衣倡優擬命婦之飾習爲固然爭相雄長彼又安知

王章之不可渝天敍之不可紊乎夫禮教之不行自貴近先之朝廷崇儉約重等威誰敢有好侈靡逾制度者風行草偃理有固然夫奢則必貪廉恥喪矣奢則必僭名分蕩矣奢則必驕奢則必競禮讓衰節文亂矣烏呼此飢之本寒之原也盜賊獄訟水旱災荒之所由起也伏乞

皇上躬行節儉爲天下先

明詔內外臣民一以儉約爲上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宮室車馬衣服僕從一切器用之物俱規定經制限以成數不許少

有逾越久之儉德日彰貪風日息民俗醇人心厚以幾淳龐之治不難矣雖然猶非本計也至于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

皇上之一身矣蓋

皇躬者萬幾所受裁萬化所從出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二子之言萬世之龜鑑也聖如堯舜可謂至矣而諄諄于危微精一之誠明雖生知之聖亦藉學問之功也我

皇上神明天縱睿哲性成豈區區常情之所能窺然生長深

宮春秋方富誠宜遴擇左右輔養

聖躬薰陶德性伏乞

愼選耆儒碩德。置之左右。俾以保衛之任。隆以師傅之禮。不必勞以職事。拘以文貌。使之出入禁闥。時親便坐。從容閒燕。講論道理。又妙選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從。朝夕獻納。切劘治體。毋徒事講幄之虛文。毋徒應經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輟。毋以晨夕有間。至于大學衍義。尤爲切要。下手之書。其中體用兼舉。本末貫通。法戒靡遺。洪纖畢具。誠千聖之心傳。百王之治統。而萬世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伏願

皇上延訪眞儒。淡明厥旨者。講求研究。于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迹。實體諸躬。默會之衷。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端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人。玉人佞倖不置于前。豔色娃聲不御于側。非聖之書。擯而不讀。無益之

事戒而不爲內而深宮燕閒之間外而大廷廣衆之際微而
起居言動之恆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不備所以防閑此心
者無不周君志清明君身彊固舉夫立政敷教知人安民無
非天德之流行天則之昭著是
皇上直接夫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于唐虞
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哉易傳曰正其本
萬事理差之豪釐謬以千里此
聖諭之所未及而臣推本言之者也臣志學有年麤知章句
凡所敷陳率皆聞諸師友考諸經傳而非敢妄爲臆說以自
干罔
上之誅昔宋儒朱熹入對有戒其勿以正心誠意之說進者

熹曰生平所學上此四字臣之心亦如是而已矣伏乞
皇上諒其樸愚恕其狂妄俯賜包涵留神采擇天下幸甚疏
入輔臣鼇拜惡其侵己請治公妄言罪
聖祖弗許曰彼自陳國家事何預汝等耶七年遷祕書院侍
讀學士復上言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年來災異頻
仍幾疏屢見正宵旰憂勤徹懸減膳之日講學勤政在今日
最爲切要乞
時御便殿接見羣臣講論政治設誠而致行之庶可轉咎徵
爲休徵疏入鼇拜傳
旨詰問積習隱憂實事以所陳無據下部議降二級用
聖祖原之八年鼇拜敗

聖祖手書前事付廷臣令并案補臣歎罔辠公再疏請舉經

筵設起居注官會

聖祖欲巡幸邊外公疏言水旱頻仍

聖駕不宜輕出

詔罷前命並嘉其直併繼今以後事有未當其悉陳所見朕

不憚改焉九年四月擢國史院學士

召入內廷命作楷書公大書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以進

從承

命講大學中庸首節

聖祖首肯者數四十月改內三院為內閣設翰林院以公為

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明年二月肇舉經筵大典于保

和殿以公爲講官知經筵事領之
聖祖以春秋兩講爲期闊疏遂
命公日進講宏德殿每詰旦進講
聖祖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道民隱引伸觸類竭盡衷裏
益公自初應
詔上書卽力言
聖學爲第一要務其後屢以爲言曾
聖祖日益勤學旣開經筵益盡心于堯舜羲孔之道暨周程
張朱五子之書咨諏討論達于政事仁浹而義炳其端緒實
自公發之及公去位後
聖祖每論侍學諸臣未嘗不稱公之忠益也十年夏乞省母

疾歸尋還朝十一年
命教習庶吉士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其年冬公以疾假數
日疾已入直時有詔徹三藩
聖祖舉以問之對曰國家方太平以無事爲福道在休養綏
定之而已今無故徙數十萬安居樂業之衆移置窮荒不毛
之墟倉卒逼迫勢逐刑驅未有不生懟怨衆怒不可激一夫
倡亂所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與
聖祖以語諸大臣皆言吳三桂僅一子質于朝可勿慮其它
又安能爲未幾三桂反明年耿進忠反十四年春授公武英
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公疏辭不許既受
命參書軍機及諸道糧餉並講

嚴飭軍行所過不得踩踐禾稼使兵不病民民不失業時方

纂

太祖

太宗聖訓孝經衍義重修

太宗實錄公並充總裁官十五年陝西總督有開復疏防官員一疏內閣誤票三法司核擬既檢舉大學士索額圖索初擬票稟不得謂公有改寫情弊請察議免歸家于江寧二十三年

聖祖南巡

召對行在賞賚有加尋書經義齋三字題其居二十七年夏起禮部尚書冬丁母憂歸先是公因進見言西夷噶爾丹且

有變宜為備至二十九年邊人告警
聖祖念公言趣起前官三十年充經筵講官及武會試正考
官明年春
命往江南鞫河督王新命侵帑事論辠如律冬移吏部尚書
會河督靳輔請豁近河公占民田額賦
詔公會督撫察勘還奏免高郵山陽等州縣額賦三千七百
二十八頃有奇三十三年充會試正考官三十五年春
聖祖親征噶爾丹公言內大臣費揚古可重任
聖祖命為撫遠大將軍統西路兵前行及戰大捷噶爾丹尋
走死三十六年復充會試正考官三十八年拜東閣大學士
知經筵如故嘗進言海內乂安休養化導正在此時宜益崇

學校廣敎化豫積貯戒奢汰則萬世太平之業也每讌見輒
陳四方水旱官方得失推古聖人所以憂民係治之意竭慮
無隱
聖祖輒改容傾善三十九年充會試正考官四十二年復充
會試正考官四十一年春公年六十九乞休
詔解機務留京食俸四十五年疏辭食俸乞歸江寧陛辭
聖祖召入講論累日公因言
巡幸所至官民供辦不無煩費唯
上留意
聖祖頷之
命馳驛歸官爲護送明年

聖祖視河工幸江寧
賜御用冠服會纂朱子全書
詔李文貞與公移書往復商定公平生論學以默識爲眞修以篤行爲至敎其居也恭其動也毅其事上也誠其與人也恕辭達而已不爲飾時措而已不爲矯以是由程朱之涂而上游乎孔孟其言曰聖賢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爲神也所著書有學統學辨學規學餘經義齋諸集四十八年十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
命禮部遣司官二人視其喪
賜銀一千兩祭葬如制贈太子太保諡文端子三人志伊志契志夔志伊以疾廢五十一年

聖祖追念公學行，召志契、志夔入京，以年稚不能應
詔。六十年，二子年十餘，始入京，吏部引見。
聖祖命俟年長錄用，且憫其家貧，
諭諸大臣飭公故舊門生各助金買屋京城以居，餘交江寧
織造生息，歲廩其家。逾年，志夔卒。乾隆九年，授志契翰林院
孔目。公之薨也，碑誌之文缺焉。紹升讀公書，恨未悉公行事。
三十六年入京，與志契遇，得其家所書公事略，益攷集中諸
疏及論學書，爲之狀，俟史官采錄焉。愳齋文集、熊志契所書事略

十二日讀　止菲

二林居集卷十三　終